

我常不识风向，不知风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。不过，每每临风的时候，我总想起吉亮工，还有他写的《风先生传》——

先生姓风氏，名风，字风风，系出风后，不知若干世。然喜风，遇风辄狂笑，笑不止，即大哭。人见其哭笑无由也，怪之，以为有癲病。先生亦不辩也。尝无事，从其徒游。徒众亦不知其状，口语风而已。世忽变，举世皆为风疾。其徒曰：“是先生所化也。”先生不任受，曰：“彼自一风风，我自一风风，风固可相混欤？”若四方风动时，或者为先生之风之所从出也。今先生愈益呆，由风入木，几不知人我与痛痒。众益怪之，以为先生殆将死也。先生闻之，则大笑，不复更哭。见大风风，则喃喃与之语，不辨何辞。人亦安之，不足复道之也。赞曰：人风我，我风人，不知我之为风与人之为风欤？须各有其真。

作者劈头就说：“先生姓风氏，名风，字风风。”连用四个“风”字，可谓四面来风！风非疯也！此风非病，可谓真性情也！《风先生传》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传主不羁的风采。

令我困惑多年的是，风先生是谁？谁是风先生？吉亮工为什么写《风先生传》？风先生和吉亮工有没有关系？我们先来扫描一下吉亮工的简历，看看能得出怎样的印象吧。

吉亮工，字柱臣，一字住岑，别署莽书生，江苏高邮人，生于咸丰七年(1875)，卒于民国四年(1915)。

少年时代，吉亮工就精通诗文书画，光绪十七年(1891年)中举，本可步入仕途，但他自命不凡，顾盼自雄，时而慕道，时而信佛，时而装疯，时而卖傻，抗节不仕于清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除夕，吉亮工对客挥毫写了若干首七绝，其中有两句诗：“又见周公辅新政，依然前度入关时。”旁观者无不莫名其妙。翌年，光绪、慈禧相继驾崩，溥仪继位为宣统帝，其父载沣摄政。大家这才明白吉亮工的诗意。吉亮工早就预知清朝灭亡，“诚异人也”(杜召棠《惜餘春轶事》)。

辛亥革命以后，外号“老虎”的江淮大盐枭徐宝山摇身一变成为扬州最高军政长官，竟然三顾茅庐，亲自延聘吉亮工当幕僚。吉亮工压根就不把这一介武夫放在眼里，一口回绝。有着八面威风的徐宝山居然依旧礼贤下士。一天，徐宝山设宴招待扬州名士，吉亮工也在被邀之列。酒后，徐宝山请求吉亮工写几副对联，吉亮工当即写道：

旧纸粉红色
先生油绿痰
“油绿痰”即“绿痰油”，显然是为对仗合韵而倒装，意思是说你徐宝山庸庸风雅。徐宝山明知联语的意思，仍然拊掌大笑：“有趣！好！好！！好！！！”转身指挥手下悬之厅堂。吉亮工看他毫不介意，继而又写一副对联：

从来文士唯耽酒
自古英雄不读书

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吉亮工的自况，下联是从唐朝诗人章碣的《焚书坑》诗中“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”化来。他将徐宝山比作刘邦、项羽等不读书而能成就大事的英雄，是赞赏还是嘲讽？徐宝山还不以为意，仍然请吉亮工写联。于是，吉亮工又写道：

一身都是胆
万事总由天

此联何意？是否包含着劝徐宝山顺天意而行事呢？没有等到旁观者有所觉悟，吉亮工

早上，老伴从门缝里拔出一张粉红纸，我一看是则小广告，上面印着来贵村宣传商品，凡到现场者都赠送物品云云，肯定又是来者不善，因为农村这块阵地，常常有不法商贩来污染，我对此类事情早有芥蒂，烧早饭时，顺手将广告纸扔进了灶膛。

想不到老伴居然去现场了，还居然用一张“红票子”买回一套几乎无用的东西：一台微型电扇、一副太阳镜、一副手镯、一挂白珠子项链。她生怕我批评她上人家的当，先自圆其说开了：“不管上当不上当，花100块钱买的玩儿。”她又举着一筒挂面告诉我，凡去的人，不管买不买，都得到一筒挂面。看到她手上的挂面，我仿佛看到商家在钓鱼。

我不敢直说她上当，因为我曾多次上过比她更“高级”的当，每每想起只好用“破财消灾”的话糊弄自己，这次，她已经上人家的当了，只好“宽慰”她：“不存在上当，100块钱算什么，况且还买这么多东西呢。”

尽管我这样安慰她，她还列举和她行为一致的人来提防

飘渺的风姿

□ 周游

从此成了徐宝山的幕僚。

平心而论，吉亮工之所以入幕徐府，是想跟徐宝山大干一番事业的，曾经六次帮助徐宝山致电《申报》谴责袁世凯，态度极其强硬。因而，徐宝山一跃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牵动着中国的政局，左右着中国的都会。吉亮工认为，唯有徐宝山可能战胜袁世凯。如今扬州瘦西湖畔徐园门额“徐园”二字就是吉亮工当年留下的笔迹。两字风格迥异——“徐”为行楷，工整而苍劲；“园”为草书，张狂而飘逸。仔细看那繁体“园”字中间的“袁”字却像“虎”字。不料一字成讖，袁世凯没有被围困，徐宝山却先遇刺身亡了。徐园真的成了纪念“老虎”徐宝山的场所！吉亮工非常悲痛，撰写挽联吊唁：

感慨意何 煮酒话当年南北
英雄人不见 看花到今日园林

由此可见，吉亮工与徐宝山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。传说，吉亮工此后就疯疯癫癫，自号“风先生”。不久，吉亮工也谢世了。关于吉亮工之死，众说纷纭，或谓之地藏真身，或称之得道真人。

听说高邮张家庄是吉亮工故里，我专程去了一趟，可惜那里如今没有一户人家姓吉，而且村庄已经易名特平。这里几乎无人知道吉亮工，更不知道他父母亲的名讳。他真像风一样，来无影去无踪。

听说扬州花菊巷有吉亮工故居，我立即赶往瞻仰。朋友告知，这里曾有一副楹联：

座旁设酒随时饮
床上堆书信手拈
吉亮工诗酒风流，可谓嗜酒如命，好书如色。老宅依然坐西朝东，但是早就几易其主了，木质门楼明显饱经风霜，当年的书香早已随风飘逝了。

听说吉亮工是清末民初扬州颇富声望的文学社团——冶春后社主要社员，著有《诗律传真》等。冶春后社建社于瘦西湖畔小金山，吉亮工曾撰联云：

社名仍号冶春 何必改作
来者都为游夏 可怀言诗
为此，我去了几趟小金山，可惜寻访未见。听说吉亮工曾是惜餘春茶社常客，“柜上一漆牌，上题“人生行乐”四字，乃吉孝廉亮工书”(同上)。为此，我也曾去惜餘春茶社小雅，可惜冶春遯风早已荡然无存，徒有虚名！听说吉亮工还是一个画家，其画秉承了“扬州八怪”遗风。他画树木，常指天掲地；他画禽兽，必愤世嫉俗。所画花木、兽禽以及佛像，无不寄托他的情感，张扬他的个性。吉亮工去世后，其书画价值与日俱增。有人居然仿其笔意，假冒宝鼎，设摊叫卖。明眼人一望便知，因其功力与吉亮工相差甚远。这个仿作者偶尔也去惜餘春茶社扬风扞雅，时人恶之，见其便喊：“鬼至矣！”(同上)

听说吉亮工死后葬于扬州江家园，我特意找了一回，可惜找了一天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也没找到他墓。

沉浸在夜色中，我伫立着，怅怅地，痴痴地，像树一样迎风而立，体验的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！尽管吉亮工已是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(李商隐《无题》)，我仍闻风而动地追询着，“我注视着／注视着／风，望也望不见／风之容颜”(佚名《佚名六十寿诗》)……

没上当

□ 秦一义

在大城市做保姆，是个见世面的人，怎么也跟我们土种子一般，买到手像得了一捧灰，还向人家问这问那……”

老伴把在现场得来的“知识”对我现炒现卖，告诉我电风扇怎么开，说充一次电可以用10小时，一年都充不到1度电，说太阳镜片旁有小灯，说着她就打开了，果然贼亮。太阳镜带灯是个奇事，我问她电源怎么来，她说利用太阳能，放太阳下晒一气就行。她还说这些东西都是环保的。

我问，项链是什么做的？她说：“我哪知道，肯定不是珍珠。”我问，手镯是什么做的，白得晃眼，像银子哩。她有些不悦，说：“你又来了，要是银子，100块钱能买到？就算上当，上当的又不是我一个。你笑谁去？”

自言自语，自得其乐

——评论集《一个人的批评》自序

□ 周荣池

我喜欢说话，这源于我的自卑。自卑的人心里总是有两种担忧，一种是担心别人会看不起自己的短处，另一种是害怕外界不知道自己长处。因此，总喜欢人前人后地说话，借以掩饰自己的短处，扬显自己的得意。以至于后来生活改善，自卑感减少的时候，爱说话这个习惯却改不掉了。于是，即便没有机会说话的情况下，也要自言自语自己的想法，用比较文乎的话说就是：表达发现。写字这种书面的表达，这种安静的自言自语就是这样和一个农民的后代有了一点关系的。

写散文讲生活里的真实，写小说讲脑子里的幻想，写评论讲似是而非的判断。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讲，评论的写作是最愉快的“说话”，不仅仅要讲事、道情还要说理。说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好比律师之间的辩论，有交锋、有激情、有技巧、有仪式感，胜利了自然喜不自胜，即便是说不过别人，心里也仍要想着强词夺理赚点面子回来，写这种文章有思辨性、竞争性，让人充满力量和快感。我写评论开始于大学时期言论的写作。那时候我在学校校报勤工助学，帮着做些校对与分发的事情，于是近水楼台地与两位编辑老师熟悉了。周维功先生是言论家，李荣庆先生的版面设置了“煅剑篇”的言论栏目，这使得我有了很好的学习言论写作的环境。最有趣的是，有时候写一篇稿件，再以完全相反的观点用化名去反驳，到现在我还为这种自我的思维抗辩训练而洋洋自得。这就是我这本书里

寒流来的第一天，就要上街志愿服务。没有抱怨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怕冷的人来说，这的确有点挑战的。一个城市为集体的荣誉去拼搏，一个市民无论如何也是有责任伸出自己的手的。从机关走到街上，总是有一种说法叫做“深入基层”，其实我们每天就生活在火热的基层之中，只是你没有用心去感受这种鲜活的生活情景。

戴上小红帽，拿着小红旗，站在路口执勤。

以前看见其他志愿者做这样的事情，总感觉很辛苦。当自己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，倒觉得很有意思——就像是读一本有些陌生的书，虽然陌生但是又充满意趣，一个个的行人与车辆好

面选了大学时期写的《失去了疼痛的文学》和《不疼不痛又如何》两篇稚嫩文章的原因之所在。那时候的初生牛犊至少真的是充满激情的。所选入的稿件，有许多明显的时间痕迹，似乎还冒着热气，也不刻意去改变，就原场景搬至于此了。

我真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写作很迟，大概是2008年左右，开始尝试参与《文学报》“文学会客厅”栏目的撰稿，稿子很短只有二百五十字左右，在编辑的鼓励和帮助下，连续发了几次，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。现在看看那些被自嘲为“二百五”的文字，正是我文学评论写作的起点之处。后来便开始写短评，发表了几十篇，大多是在《文学报》。我觉得人与报刊也有缘分，我并不认识那些编辑，编辑们自然也不知道我，彼此就靠着真诚与信任进行着各自的劳动。这真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，及至后来见到各位老师面之后，也不曾为稿件的事情而俗套周旋。大家心照不宣，选与弃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没有约定也没有情绪。

其实，我的文学评论稿件不多，好的更不多。这就像自己说了许多的话，话多的人必然是言多必失，久而久之也必然失去听众成为自说自话。尽管，我心里明白有些话是隔靴搔痒，是似是而非，是自圆其说，是玩弄概念，甚至是强词夺理，但我觉得自己还有这种热情一直这样自得其乐下去。文坛这个江湖是虚拟的，但确实很精彩，很多人，很

寒流中的温暖守候

□ 徐霞

像是书本里的细节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情节。这些真是平时躲在机关里工作或者猫在家里读书所体会不到的，我想这比读书还要有意思。

红绿灯是控制这些情节发展的主角。绿灯亮的时候车水马龙人流穿行看了顺畅自然，红灯亮的时候就像是故事里的“矛盾”突发了。着急的人大概是刹不住自己的车辆，一下子冲过了那规则的停车线，走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了我的小红旗举起来，立马又折回来，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如果只谈红绿灯的规则，这个人的行动自然是错误的，但是他的退回证明了他心中的善意，也许他并没有恶意去违反这个规则。他有些愧疚的神情，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一样，这种错误完全是可以被原谅的。心想，如果是下一个红绿灯，他一定会安静地等着绿灯亮起，再不会因为路口有没有人站岗而去改变自己的选择。

老年人走到路口边，停下来

关心地问，“孩子，你们冷呀？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听了心里依然异常地温暖。一个城市里有那么多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陌生人，我们经常是



多的事，尤其是很多的文字，值得我们去看见，去理解，去讨论，去争辩——对与错和做与与否是两回事——最怕的可能是那种总是吐沫横飞地说道的人，却从来不见拿出点实干的意思来。从这一点讲，自己选编这个集子，就找到依据了——你看，到底是舌巧如簧的后生，话说多了嘴便油滑，会编理由让自己相信并且企图说服别人。当然，我也算是保持了基本的学术自觉，对于平素应酬或敷衍的文章又未都选入，因为我知道虽然有时候说有些话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，但至少心里应该有一种分寸，这样的话要少说以至于不说，这对于个人的品性修养，以及对批评中的学术秩序都是很重要的事情。

我觉得文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书写越发的日常化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相信文学了。所选的44篇文章无非是文坛那点事，自己自认算是江湖儿女，虽不勇猛优秀，但算诚挚用心，对与错、好与坏，反正是我一个人的批评。

(《一个人的批评》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4年10月版)

和遇见的人视而不见(这期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恶意)。然而，有时候陌生人的的一声问候，却让人周身温暖。其实虽然说是陌生人，可是大家都在一个城市里生活，我们的志愿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家园安宁美好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复杂的意思了。但这种问候让志愿工作的时候，心里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并不只是一项工作任务，是大家都需要这样一个善意的志愿服务。

当然，也有不和谐的情景和声音。有些车辆呼啸而过，有些人不听劝阻执意闯关，也有人对我们的工作不屑一顾。但是，站在路边看着这形形色色的人，心里并不生气或者不安，正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遵守规则才需要我们的志愿服务。对那些人报之以微笑和耐心的说服，我想即便是他心里满是寒冷的坚冰，也迟早会在耐心的劝导中被融化的。

今年的冬天从一场寒流开始，我们的志愿服务也从这个初冬出发。一项顶的小红帽守候在城市的路口，寒流之中我们守候着自己城市的温暖。祝福我们自己的城市，在暖流涌动的忙碌和充实里，收获属于我们自己的荣誉。